

世界文学小丛书

# 灯船



# 灯籠



《世界文学小丛书》

# 灯 船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灯 船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62印张 130千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700册

统一书号: 10263·020 定价: 1.10元

## 出版说明

随着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我们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地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开拓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而有分析地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特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小丛书》。

《世界文学小丛书》由《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着重介绍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他体裁。

《世界文学小丛书》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干部以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浅显优

美，可读性较高。为帮助读者了解本丛书所介绍的作家，还配有作者简介等辅助性材料。

《世界文学小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每册约十三万字，便于读者公余闲暇携带阅读，在惜时如金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合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时间。

《世界文学小丛书》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青年读者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一种尝试。不当及谬误之处，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正；有关选材、译文、编排、装帧等各项事宜，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世界文学》编辑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11月

# 目 录

## 联 邦 德 国

西·梭茨

灯船 ..... 倪承恩译 (1)

马·冯·德·格林

速记稿 ..... 胡其鼎译 (145)

玛·路·卡施尼茨

克里斯蒂纳 ..... 胡其鼎译 (153)

## 民 主 德 国

赫·坎特

第三个钉子 ..... 舒昌善译 (162)

克·施莱辛格

九周岁 ..... 高中甫译 (197)

斯·海姆

崇高的委托 ..... 高中甫译 (211)

作者简介 ..... (226)

# 灯 船\*

〔联邦德国〕西·梭茨

倪承恩译

他们经年累月驻守在变迁不定的沙洲旁。战后九年以来，他们的船系着长长的锚链，象一座火红的小山，矗立在蓝灰色的海面上，船体上爬满了贝壳，长满了海藻。无论是盛夏酷暑，波罗的海风平浪静，波光炫目，水位很低；还是寒冬腊月，船底下海涛汹涌，冰排擦着船舷挤成碎片；他们的船除了短时进坞稍事修理外，总是停泊在这里。这是一艘备用的旧灯船，它在战后经过整修派出执勤，警告往来船

---

\*灯船是一种作为航标使用的船。船身涂有鲜明的色彩，装有灯架和发光设备以表示暗礁或浅滩所在，有时也作为指示航线用。灯船一般用于宽广的河口或重要航道中，分为自航和非自航两种。本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艘停泊在波罗的海基尔湾口的灯船上，这是一艘红色非自航灯船。

只避开变迁不定的沙洲，指引它们通过布有水雷的海域。

九年来，他们的船桅上高悬着黑色的圆球，这表明他们正在岗位上执勤。九年来，他们导航信号的闪光光柱在漫长的海湾上，在黑夜笼罩的大海上，一直到横陈天际的群岛上轮番照射着，那些小岛象一条灰色的、扁平的船桨突出海面。如今布雷海域里水雷已经清除，航道可以安全通行，再过十四天这艘旧灯船将被拖进港内。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值班。

这最后一班在冬季风暴来临之前就要结束，风暴将夹带着滔滔急浪直捣海湾深处，汹涌的波涛将冲刷陡峭的岸壁上的泥土，并把海带、冰块、箭状海草斑斑疖疖地遗留在平坦的海滩上。但是在风暴到来之前，在长长的海湾之外的波罗的海海面是宁静的；微波柔和而轻快地拍打着，海水变得深蓝深蓝。这正是捕鱼的好季节。背上长着虎皮纹的青花鱼，成群结队地贴着水面一游而过；鳕鱼游向闪闪发光的金属诱鱼器；鳕鱼牢牢地钻在海底鱼网的网眼里，仿佛是一支猎枪把它们射了进去。这时候也正是沿海航运最紧张的时刻。短胖的机帆船、风帆船和多桅帆船甲板上装载着年内最后一批货物，坑木或截短的厚木板，自芬兰顺流而下，直驶到冬季休闲的地方。在风暴来临前，海湾口外、海湾口同小岛之间的航道上，总是挤满了这些小船。人们从灯船上看到这支小船的队伍突突响着马达，左右摇晃，困难费力地驶过，驶向地平线后的安全地带。小船

刚刚消失，接踵而来的是海鸥。开始时零零星星飞来几只笨重的黑背鸥，接着海鸥成群结队嘎嘎叫着飞来，它们在灯船上空盘旋，在船桅上栖息，或是飞下来在映出灯船浅红色倒影的海面上嬉戏。

他们开始了最后一次值班，海面上几乎不见一艘摇摇晃晃的小木船。偶然有一些掉队的小船匆匆驶过，消失在地平线上。灯船上的人们现在看到的只有白色的火车轮渡（它们早晚各一次，搅起满是泡沫的白浪，驶向小岛后面）以及满不在乎地从灯船旁驶过的大货轮和船体很宽的单桅渔船。

那是一个白雾茫茫的早晨，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系着长长锚链的灯船懒洋洋地颠簸摇晃。洋流<sup>①</sup>拥挤着高高地堵在船体旁，海面上有一团绿色的、黄绿色的微光。一群灰鸭带着振翅发出的飞箭声，在船旁掠过水面飞向小岛。锚链的环节在摩擦生响。每当柔和的细浪把灯船轻轻抬起，锚链孔也嘎吱嘎吱地叫唤起来，就象用撬棍从木箱上起生锈的铁钉所发出的刺耳声。微波滚滚拍击着船尾。有一股起着泡沫的宽阔浊流，从海湾内蜿蜒流向外海，它象一条白色的血管，里面飘流着墨角藻、长满绿苔的木块、野草、软木塞和一只上下颠簸的小瓶，浪花四溅。这就是他们最后一班的第二天早晨。

弗莱塔克打开船长室的门，抬头瞧了一下桅上的瞭望台。台上那个人手持望远镜看个不停。瞭望员

---

① 海洋中朝一定方向流动的水，也叫海流。

慢慢转动身体，仿佛人们已把他的双脚铆死在甲板上。他转动上身的时候，只扭转腰部并不动腿；弗莱塔克一看就知道海上平安无事，他走出舱室，迎接他的是一个白雾茫茫的清晨。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脖子细长，脸上的皮肤紧张僵直。他的水汪汪的眼睛老是在流泪，好象在回忆一次绝望的挣扎。他的粗壮矮胖的身躯虽已微驼，但是依然显出他曾经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而且至今仍然有些力气。他手指关节肥大，腿是罗圈腿，就象小时候，人家让他在浮鼓<sup>①</sup>上骑过似的。他在当灯船船长之前、曾经领着一艘自己的船在那条倒霉的航线上走了十六年——那是一条南航近东的航线。就在那个时候，他养成一种习惯：嘴里叼着半支灭了火的纸烟在船上转来转去。吃饭时他总是小心翼翼把半支烟放在盘子旁。

他背倚在船长室的门上，那半支灭了火的烟在嘴角间一上一下地来回动着。他眺望对面的小岛，又看看下面向外海蜿蜒流去的满是泡沫的浊流，再望望沉船示警浮标。就在这航标旁的水面上，一艘在大战中沉没的船露出几根桅杆。他这样站着，感到后面有人开门；他没有回头就向旁边挪了一步，因为他知道开门的就是他正在等候的儿子。

弗莱塔克未经请示批准，就以船长的身分擅自把儿子带来值这最后一次班。弗雷德是从医院里来

---

① 一种鼓形浮标。

的，他因为水银中毒住了几天医院。弗莱塔克在医院里看到个子高高的儿子躺在病床上，脸色煞白，目光很凶。他在走道里同大夫谈了谈，就回到病房对弗雷德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出海上船去。”小伙子当时既不愿意回到他的工场里去（他在那里当吹温度计的玻璃工），也不愿到弗莱塔克的船上来，可是现在他还是来到了值勤的船上。

弗雷德把船长室的门一推，它就吱吱呀呀地关上了。他用一种挑衅的、敌意的目光也斜着眼睛打量他的父亲。他没有跟他的父亲搭腔，只是走到他的身旁用一种沉默敌对的态度等着他。从开始懂事起，他就没有改变过这种姿态。他在只及父亲肩膀那么高的少年时代就是这种姿态；现在他的姿态依然如故，可是他的个儿已经高出父亲一个头，能够居高临下从他父亲背后松开的领子里看到一长条平滑的烧伤的疤痕，它从脖子下开始，穿过整个脊背直到腰部。

弗雷德自从得知在南方的近东发生的事情以后，——那时父亲正在走那条倒霉的航线，而他自己则还在上学——他们的父子之情就告吹了。近东的事他们从来没有谈过，或者说，他认为根本没有谈它的必要。

他们俩并肩站在那里，默不作声，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指望对方开口。弗莱塔克没有说话，他轻轻点了点头，示意儿子跟他走去。

他们一前一后爬上黄色的灯架，在坚硬的、磨成

圆形的反光镜上，他们看到自己的脸变成歪歪扭扭的。他们俯瞰大海，俯瞰脚下的甲板，人在高处跟在底下不一样，感到灯船摇晃得更加明显。弗雷德看着沉重而松弛的锚链，在长浪涌起的时候砰的一声沉入水里。他还看见一个人带着一只乌黑油亮的乌鸦站在船头，老头儿对他说：“这是贡贝特。他坚持不懈，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圣诞节前教会乌鸦说话，到明年复活节要叫乌鸦朗诵一首赞美诗。”弗雷德没有答话，他漫不经心地看着船头上的这个人正在起劲地催促乌鸦说话。那只鸟儿蹲在甲板上，剪短的翅膀软弱下垂。“乌鸦的名字叫埃迪特，”弗莱塔克说，“埃迪特·冯·拉鲍埃。”

说完他就爬下灯架，弗雷德跟在他后面，他们默默无言，走向对面的无线电室，看到菲利普在收发报机前坐着，他是一个瘦小羸弱的人，穿一件褪了色的套头毛衣，头上戴着耳机，一只手拿着铅笔，另一只手在桌上搓烟卷儿。

“他在播发洋流测量报告，”弗莱塔克说，“通报海面情况和天气预报”。

菲利普虽然看到了他们映在墙上和满是烟草屑的桌上的影子，但是他并没有转身看他们。他也不理那个带有杂音的扩音器，它的声音单调，就象一只蚂蚱在铁皮屋顶上爬着；他安静地坐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这里已经透过新鲜空气了，”说完整了整戴在头上的耳机。

“这就是无线电室，”弗莱塔克说，“这下你也见

到了，”说着他用肩膀把儿子从门口推开，关上装着滑轮的拉门，向四周扫视了一下，思忖着：弗雷德上船以后还有什么没有看过。他环顾全船，第一次感到它是多么破旧，多么可怜——一艘不能自由航行，不能驶向大海彼岸的船，它象一个囚犯，被一条长长的锚链束缚在深埋在海底沙层中的巨大铁锚上。弗莱塔克找不到还能给儿子看一看的东西，犹豫不决地耸耸肩。他就象人们巡视空旷的大地一样，巡视全船。接着掏出一块手绢，把它缠在一只手上，再把裹着手绢的手伸进衣兜里；他静听了一会儿后面儿子的动静，儿子在他后面站着，斜对着他；他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就把缠着手绢的手攥成拳头，他感到手绢把肥大的手指关节勒得紧紧的。他的目光落在桅上的瞭望哨上，瞭望员已经放下望远镜，身子斜靠在黑板上，今天早晨黑板上还没有任何记事。弗莱塔克向弗雷德招招手，叫他跟着走。他们的脚步把升降口的铁梯踩得格格直响；铁梯已经生锈，被踩得凹凸不平，磨损严重。梯级上防滑的波纹已经踩平，简直难以认出。他们上去时，弗莱塔克走在前头。瞭望员站在黑板旁，看着他们的头高出瞭望台的甲板，接着是他们的肩膀和身体，看着他们最后离开升降口的栏杆，走到他的身旁。

弗雷德从未见过楚姆佩，他只知道，他现在在瞭望台上见到的这个人，战时他乘的一艘矿砂运输船中了鱼雷，于是他在一只打坏的救生艇上飘流九十小时。人人都以为他已经葬身鱼腹——这些都是弗

莱塔克讲给他听的，父亲还告诉过他，楚姆佩的妻子当时已经发了讣告。等他死里逃生回来，看到这份讣告，觉得可恶已极，一怒之下离开了老婆。他至今还老是把哀悼自己的讣告带在身上，用一只揉皱了的信封装着，他到处苦笑着给人看：这是一张发黄的、揉皱了的纸片，经过多次拿来拈去，已经弄得又脏又软。

在摆渡上船的途中，老头儿给他介绍了在灯船上将会遇到哪些人，那时弗雷德第一次听到楚姆佩的名字，现在他们面对面站着握手，弗雷德感到他握着的那个人的手指象兽角一样坚硬，简直象握住了兽爪子。楚姆佩粗短的四肢，过短的脖子，加上脑袋又大，使人觉得他有点象个侏儒；他的脖子上皱纹很深，满脸都是疙瘩。

“你把望远镜给他，”弗莱塔克说。

楚姆佩从头上取下细细的皮带，把望远镜递给弗雷德，他不慌不忙接了过来，拿在手里转动着。

“你用望远镜瞧瞧，”弗莱塔克说，“那边是小岛。”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儿子拿起沉甸甸的望远镜举在眼前，在清晰的圆形视野里，他看到小岛边上的沙滩和连接小岛的沙土色长堤，堤后有盐白色的东西在静静滑动。他看出来，这是一叶船帆，远远看去它似乎不在船上，而是在长堤上空漂浮。弗雷德把连合活节上的两个镜筒弯在一起，使两个铜钱似的圆镜片相交，最后叠合起来，现在他移动望远镜向小岛望去。他转动着腰身，看到沉船示警浮标和沉

船的桅杆都进入他的清晰的镜圈里；随着他的望远镜转向外海，它们又都退出他的镜圈。起泡的浊流穿过他的视野，一只俯冲而下的海鸥用它弯曲的翅膀拍击水面；靠近白雾茫茫的天际，他看到波涛滚滚向前，浪尖闪闪发光。突然他坐定身子，不再转动，就象遇到了什么阻力。那两个人看着他放下望远镜，又马上把它举起，迅速拧起望远镜中间的锯齿形螺旋轴。他们走近弗雷德身旁，朝他搜索的方向望去。他们一无所见。

“怎么啦？”弗莱塔克问道。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楚姆佩说。

“有一艘小艇，”弗雷德说，“一艘摩托艇。我看它象在顺水飘流。”

他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艘灰白色的小艇，船身横着向外海漂去。它偏离了航线，长浪一来船头翘得老高；弗雷德在清晰的圆形镜圈中还看出：船上是有人的，有一个人两腿叉得很开，站在木头引擎盖上，拿着一样东西来回挥舞。

“看清了”，弗雷德说，“是一只失去控制的小艇，上面还有人呢。”

楚姆佩拿过他手中的望远镜。他掀起上唇，嘴唇上显出一道道的皱纹，在他把望远镜举到眼前的时候，露出了他的坚实的门牙。他看了几秒钟，没有说话就把望远镜传给弗莱塔克；弗莱塔克也只看了几秒钟，又把望远镜传回给儿子，而且说：“我们放救生艇。”

“小艇刚油漆过，”楚姆佩说。

“那就把上了漆的小艇放出去吧，”弗莱塔克说。

“油漆还没有干呢。”

“你可以叫他们小心点嘛，”弗莱塔克说，“你总得先去把他们救回来。至于用什么样的小艇他们大概不会在乎的。”

“就我一个人去？”

“叫贡贝特跟你去，他可以帮帮忙。你也可以问问他的乌鸦，可能埃迪特也乐意一起去。”

楚姆佩走向升降口梯，他的行动显得有点乏力，有点笨拙生硬。楚姆佩下去了，弗雷德还在观察那艘小艇，它横着向海外漂去。

“他们在洋流中飘流，”弗莱塔克说，“有一股强大的洋流从海湾里流向外海，他们正处在洋流当中。”

儿子默不作声，弗莱塔克继续说道：“夏天帆船驶过，你有时可以看出这股洋流多么厉害：风势小的时候，帆船即使顺风行驶也顶不住强大的洋流，要被冲出海湾。”

“他们在向我们发呼救信号，”弗雷德说，他拿着望远镜看个不停。

“我们会把他们救回来的，”弗莱塔克说，“这种事不是头一回了。”

“按说我也该一起去，”弗雷德说。

“你最好留在这里。”

楚姆佩和贡贝特现在已经到了下面吊艇柱旁，